

虚掩的门

悦芳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虚掩的门

悦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虚掩的门 / 悦芳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 5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ISBN 978 - 7 - 5378 - 4742 - 1

I. ①虚… II. ①悦…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1768 号

书 名: 虚掩的门
著 者: 悦 芳
责任编辑: 马 峻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发行部)
0351 - 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 - 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字 数: 157 千字
印 张: 8.2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4742 - 1
定 价: 2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编委会

主任

杜学文

成员

杨占平 罗向东 张锐锋 梁跃进 潞 潞

办公室成员

张卫平 孔令剑 闫文盛

《半面妆》李燕蓉

《东庄里点灯西庄里明》邓学义

《我站在我们边缘》王太文

《黄雀鲋》李金山

《陌生人的玩笑》李晋瑞

《抱一为天下式》晋侯

《谁谓河广》卢静

《虚掩的门》悦芳

《藏孤记》燕霄飞

《十年灯》张红兵

—责任编辑—

马峻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璠



悦芳 山西高平人，现居太原。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第四批签约作家。诗歌作品发表于《诗选刊》《黄河》《山西文学》《山西日报》《都市》《九州诗文》等报刊，并入选《山西文学年度作品选·诗歌卷》《中国青年诗选》《新世纪诗选》等多种诗歌选本。

总 序

路 路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即将付梓出版。

在山西文坛，“晋军”之称谓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文学新锐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走上文坛，他们跃马扬戈、左右奔突，使文坛瞩目。其时不仅山西，而是整个中国都处于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也有幸被时代的大潮裹挟，成为当年“晋军”中的一员。时隔三十年，山西省作家协会推出《晋军新方阵》系列丛书，再度为山西澎湃的文学浪潮推波助澜，沿用“晋军”这一称谓，其意无疑是想展示今日山西作家、诗人的阵容和实力。山西文学院具体承办这项工作，正值我在文学院任职，参与了这套丛书一至三辑的运作，这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自然是一件幸事。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与《晋军新方阵·第二辑》的格局大致相同，收录了四部中短篇小说集、三部诗集、三部散文集，而《晋军新方阵·第一辑》收录的是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山西号称“文学大省”，确实如此。不管文学如何被边缘化，这块黄土地上永远有人做着文学

梦，永远有人孜孜不倦地写作着，也许是《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使然，也许生命个体需要这样的表达和抒发。《晋军新方阵》只是从他们中遴选出的一小部分，“冰山”的绝大部分仍掩藏在生活深处，有待于今后不断发掘和显示。

对于本辑作品，虽然我在编选过程中已经阅读，但由于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日益变得复杂，作家本身的内心和面孔也游移多变，一一谈论他们大概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表达阅读中一些明晰的感受。

首先，这是一些非常热爱文学的作家和诗人。为什么这么说？真正的文学有自身的逻辑和规范，它排除各种功利的实用性，只对那些纯粹的作家和诗人敞开。我认为眼前这些作品是纯粹的文学，他们不是拿文学说事，不是把文学作为工具的。他们不期待用文学来获取任何功利，不在于一定要有“专业作家”的头衔，而在于你对于文学的态度和认知。他们的作品是对其身份的有力确认。

其次，不管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再囿于山西这片地域，他们的文学观念是开放的，美学追求是高品位的，用某一种风格来界定他们早已经不适用了。即使那些描绘黄土地上人与事的

作品，也表现出了人的想象力的丰富性、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山西曾经有着优秀的文学传统，但他们的创作已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山西作家的创作不仅是山西的文化财富，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

还有一点极其宝贵，那就是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可能性。可能性是最吻合存在的表述。存在的丰富性、神秘性、不确定性，或许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才能显示。一段故事没有结局，一些面孔若有若无，没有答案，无需答案，没有判断，无需判断。生命的存在不正是由各种可能性构成的吗？阅读中，我对山西作家和诗人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们用一只手抓住了生命和文学这两个世界，并预示着文学未来的可能。作者有作者的可能性，读者有读者的可能性，我们只有充分地理解、感受，探寻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文学才会进步，才会繁荣，才能表现我们这个色彩斑斓而又变化无穷的充满了诗一般魅力的时代。

是为序。

2016年6月1日

序

聂尔

在诗之途

——读悦芳诗集

悦芳在大约五年的时间里写了上百首诗。这是一个从入门级到升级版的过程。这个时间段正好与我认识她的时间重合。五年前或者更早时候她大约也写诗，但我见证的是最近这五年，这百余首诗的从无到有。在这五年的一些可见的时间片断里，我相信我看到了一个诗的凝思的形象：有时微蹙双眉，有时略含笑意，有时叙述，有时提问，总之所有的言说和所期待的言说都事关一个紧要问题，那就是，什么是诗，什么是文学？以及，一个人要

怎样才能够离开生活，来到纯粹的文学世界？

后一个问题与我们在童年时代遭遇的问题相仿佛，那就是我们要怎样才能投身于瑰丽的童话世界，并且永不回来。成人的文学世界与儿童的童话空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以语言为中心的世界，后者是一个形象的世界。形象的世界伴随着人的成长而逐渐塌陷于泥土之中，语言的世界代之成为人的家园。那么，我们能否存身于这唯一的家园，就像儿童进入他的童话空间里一样，只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呢？这是很多哲人都曾经探讨和实践过的永恒问题之一，但我们这些常人也仍然可能面临这一深渊。悦芳就是以朴实的方式来重提这一问题的。她说，虽然很多人包括她的家人都认为她最应该去的地方是生活的中心地带，而不是离开生活，埋首到纸页中；她说，她自己原来也是这样给自身定位的。但现在，亦即这五年中，她的那些个矛盾而苦恼的瞬间，她不这样认为了。她认识到她真正的心愿就是要进入到诗歌的世界，使诗成为个人存在的中心，使诗之外的生活边缘化。

看起来这仿佛是一个意志的决断，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逐渐被发现的个人愿望，因为它来自于内心深处的苦恼。所谓苦恼，我指的是因言语缺失而生出的补救的焦虑，如同卡佛小说中无法叙述的人生一样，如同策兰诗歌中语言的断裂一样，如同凡·高画中和海子诗中的炽烈火光一样。当生活变得无法叙述，人生变得不可言说，当深渊已经显现出来，在这样的危机时刻，也就是苦恼的时刻，语言就会觉醒，那久已遗忘的家园之舟向你驶来。当我

们看到惯常奔忙的一个人忽然俯身下来，停顿并专注于地上的路径、细节，鸟语花香，那就是语言向他袭来并将他覆盖的时刻。悦芳就这样停下了生活的脚步，走进了诗歌中。

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和苦恼时分，首先呈现的是一些大词。词本无所谓大小，但使用得多了也便分出了大小，比如“世界”“灵魂”“永恒”等被人不分场合地滥用，就成了令人生厌的大词；还有一种词，如“寂寞”“痛楚”“悲伤”“孤独”等，虽然指向的是个人，却也被短暂的时代磨损至形销骨立，我谓之“瘦词”。无论大词还是瘦词，它们原本是属于诗歌的，现在却只属于广告软文、心灵鸡汤和微信段子。在五年写诗的初始阶段，悦芳频繁地使用了这些词。这首先是因为正是这些词的存在才造成了她生的困惑和诗的困惑，这些困惑一日不得解除，它们对于她就仍然是具有词的效力的；她那时还没有找到这些词的“客观对应物”，可以说她正在寻找，比如她稍后开始频繁使用的“黑夜”“语言”“花朵”“伤口”和“大地”等词就仿佛成了过渡之词。

我们也曾经历过这样一种寻找和摸索的过程，因为谁不曾整体性地看待过世界呢？只是因为无奈，我们后来才将目光浸淫于细节和语言的工艺，所以我对此有同情的了解。总有一些时候，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双脚寻求站立之地，因为我们无法忍受“灵魂”的悬空，无法承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如果我不能确认世界之永恒，我就成了蜉蝣，存在而不能自知；如果我有痛楚却

不能撕心裂肺地呼喊，我就会疼痛至死，并且死而不能自知；如果我孤独，我却以说出孤独为可耻，我将被彻底的孤独所囚禁，孤独而无法自知。当我已经看到我是孤独地在这世界上，但因为不喜欢这两个被异化的词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我就得把自身处境置换为：我被闪闪发亮的新家具和经年不换的老朋友们所簇拥，或者我的爱人在远方，“我的所爱在山腰”。因此，我们最初都生活在宽阔的世界上，被一些大词所托举，俯瞰一切，情系万有，直至有一天我们被词语之箭击中，才会去寻找人在语言中的具体位置，以及语言之于每个人的特殊意义。这一天是这样来临的：

当你的目光

切入世界的局限

我无处可逃

——《无处可逃》

原本宽广无垠直通宇宙的世界，因为一道碎碎的砖墙，一树繁花，一夜的泪水，一天的日记，而訇然掉落于内心。这种内在的觉醒缘于世界作为语言的转换之始。世界宽广，原本供人逃跑，但一旦以醒觉的目光相追随，人便再也无处可逃了。世界变小了。世界变成语言的一个细节，一个词而已。

这一天也可以这样来临：

我站在坏天气里
没有方向。忽然想起
托尔斯泰 1896 年的日记
手心冰凉。真想哭，真想爱

——《断章 1》

我想说这是一首好诗。孤独一词无须出现，孤独之人却自那个坏天气里确凿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她的手心冰凉是因为 1896 年托尔斯泰的手而引起，重要的是，这个数字和手引起了时间的坍塌。人因为时间而悲伤，人因为时间之绳上结满了密密麻麻蚊蝇般的记事结而悲伤，当她忽然看清楚了那个结，时间就会将她陷落到 1896 年，或者任何一年，她会忽然和着时间一起悲伤。这些只因为一个坏天气和一本日记。如果没有那本日记，坏天气就只是坏天气而已。日记这样一种语词的秘藏，可以给人以怎样的震荡啊。

有一日的诞生，也有一天天的遗忘。当“词语消失于远方”，诗人用诗歌来遗忘，但遗忘的事物在诗中变得如此具体，石头般硌痛了诗人的眼睛。诗人注解她的遗忘为：

.....

是消磨的时光，瘦落的街道，荒郊的月亮
是马勒交响曲中不可居留的故乡

是一座灯火中的城市

——《让遗忘对抗遗忘》

这怎么是遗忘呢？抒情语调中这些并置的意象简直就是遗忘的宝库，语言的珍迹，其中的“马勒交响曲中不可居留的故乡”一句，进入了不可言说的诗意之境。在这里，诗人试图遗忘的事物，如月光下的精灵，朦胧而活跃地找寻着那不可居留的居留之地。诗歌是人不可居留的故乡，诗人是在故乡的流放者，她在坚实的语词中跳跃，她漂游在相互悖离的事物之间，抓住那些短促的联系，编织存在的蛛网，并顺着这网覬覦着所有可能的方向，企图开始新一轮的跳跃，构造事物间新的联系。事物间本无联系，也原本无情，它们在诗中聚合为世界，在诗人的遗忘中发生情谊。唯诗人之无情可谓有情，唯诗人之遗忘可谓记忆。

学习诗艺为的是忘却这人世间混乱的表象，淆乱人为的秩序，从而恢复事物，擦亮语词，打捞那些离散和沦亡的词语，给其生命和家园。其实用不着创造，因为这已经是在创造。其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是研习那些传世经典诗人的诗作，因为无数词语已经在那里鱼群般聚集，处于潜在的活跃状态，它们用沉默呼唤阅读的双眼前去接纳。阅读仿佛暴风雨的前夜，所碰触到的词语乌云般集聚，一道闪电划出了黑暗天空的罅隙，照亮人与语言的关系。人在深谷，雨意点点。诗人的自豪在于，她应该可以期待一场暴风雨，濯清所有混乱、模糊、冗余，以及距离，令所有事

物在语言中鳞次栉比，无比清晰。语言的天空至少在此一瞬间照亮了人的位置，以及她所有的尴尬和豪情。

悦芳用她的诗写下了她所“遭遇”的经典诗人：策兰、里尔克、卡夫卡、齐奥朗、兰波、海子、金斯堡、马尔克斯，等等。在这些诗中，女诗人显得精神异常集中，面貌非常清爽，用词简单有力，轻缓有致，仪态万方，一如语言中的自然景象。她看见“烈火中的智者”，“悖论的罅隙中真诚的面容”，她惊异于“炽热的眼睛 / 宛如两潭不属于此世的光源”，她邂逅策兰“冒烟的嘴巴”，她用内心之眼看到了那束“看不到的光”。阅读中的女诗人自己则变身为里尔克的玫瑰：

玫瑰

独享着“无人之眠”

听湖泊与群山间的呼吸

——《里尔克的玫瑰》

这孤独的宁静安然，是诗人所神往的群山之巅，玫瑰中的玫瑰，蓝天下的湖泊，诗句的中央。她正走在通往那里的途中，一路上采撷挹芬，徘徊辗转，姿态有时很好，步伐有时旋转如舞蹈。

悦芳已在诗之途中。愿诗神垂青于她！